



我感觉血管里的鲜血不在粘稠，正在欢快地汩汩而出。

嗜血的蝙蝠正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……

“我的孩子。”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像我走来，他的眼睛像红宝石一般美丽。

[美] 理查德·麦瑟森◎著 史国强◎译

女巫的战争

惊魂20000尺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女巫的战争

惊魂2000尺「美」理查德·麦瑟森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巫的战争 / (美) 麦瑟森著; 史国强译. -- 北京:
现代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143-0633-0

I. ①女… II. ①麦… ②史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7126 号

女巫的战争

作 者	[美] 麦瑟森
译 者	史国强
责任编辑	张桂玲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7
版 次	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0633-0
定 价	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献给史蒂芬·金，
他能继承传统，
将这派小说写到底，
对此我要恭喜他。

序 | 史蒂芬·金

说理查德·麦瑟森发明了恐怖小说，这当然是荒唐的，等于说猫王发明了摇滚乐——有人要跳出来反驳，查克·贝利、小里查、斯奇克·麦基、罗宾兄弟，还有其他十几个作家又如何解释：在恐怖小说这一流派里正是如此。从文学的角度说，恐怖小说相当于摇滚乐——脑袋迅速发热，之后传遍身上所有神经，使神经痛得舒服。

在麦瑟森之前，还有十几位恐怖小说家，先是格兰德尔小说的作者，然后是玛丽·雪莱、赫拉斯·沃普尔、艾德加·艾伦·坡、布莱姆·斯托克及 H.P. 洛夫克拉夫特，等等。

但如同摇滚乐或其他波及神经末端的流派一样，恐怖小说也要推陈出新，不然就是死亡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《离奇的故事》奄奄一息，当时一流的恐怖小说作家罗伯特·布罗奇转入心理小说（与此同时，与布罗奇同名的弗里茨·雷伯不知怎的没有小说推出），这一流派在痛苦中陷入停顿，此时理查德·麦瑟森如同晴天霹雳闪了出来。

他仅仅凭借一人的才智，为这奄奄一息的流派起死回生，抛弃传统上病入膏肓的血肉，正如西奥多·斯特金已经在科幻小说中所做的，在作品中注入性感的刺激和形象，接二连三地推出了扣人心弦的短篇小说，效果如同闪电。

对这些小说我还有什么记忆吗？

我还记得从中学到的东西，摇滚乐最近的创新者布普斯·斯普林斯廷在他的一首歌里写出了同样的东西：孩子，不能后退，不能投降。我记忆中的麦瑟森从来都没有后退。当你以为这一流派必将结束时，当你以为你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时，麦瑟森又添了一把柴，把火烧得更大。他不想放弃。他毫不留情。洛夫科拉夫特那巴洛克式的语调、絮絮叨叨的写作风格、性暗示，在他的小说里都不复存在。你面对的是纯粹的引力，你只有反复阅读麦瑟森的小说才能领略他的智慧、聪明和驾驭故事的能力。

大家说到这一流派时，我猜他们先要提到我的名字，但如若没有理查德·麦瑟森，就谈不到我的存在。他在写作上是我的父亲，就像贝希是猫王的母亲，当你渴望他的时候，他出现了，所以这些故事都拥有原创故事所拥有的无法抗拒的魅力。

小心点：这个作家既不请求你原谅，又不原谅你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作家，你居然落在他的手里。他将使你魂飞魄散……等你读完这卷小说之后，他将把一个作家最珍贵的礼物留给你：让你觉得意犹未尽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史蒂芬·金

1 惊魂 20,000 尺 | 001

2 白丝衣 | 018

3 逆子 | 023

4 通过频道 | 032

5 女巫的战争 | 040

6 疯人院 | 046

7 遁形 | 076

8 有人捣鬼 | 092

9 长途电话 | 102

10 屠宰场 | 115

11 湿草 | 147

12 死者的舞姿 | 154

13 诺亚的孩子们 | 171

14 想度假的人 | 189

15 老人新鬼 | 194

16 散布者 | 204

17 蟋蟀 | 222

18 一周年 | 230

19 朱莉的化身 | 238

20 猎物 | 247

1

惊魂 20,000 尺

“请系好安全带。”女乘务员从他身旁走过时高兴地说。

几乎在女乘务员说话时，通向前舱拱门上方的标志开始闪烁——系上安全带——标志下方的乘务员也在提醒乘客——不要吸烟。威尔逊深深吸了一口，又将烟喷出，之后气呼呼地将香烟掐灭在扶手上的烟灰缸内。

舱外，一个发动机不停地咳嗽，吐出一股浓烟，之后浓烟消散在黑夜里。机身开始颤抖，此时威尔逊正朝窗外张望，发现引擎舱将一股白烟向外排出。第二台发动机开始咳嗽，之后是轰鸣，螺旋推进器顿时旋转起来。威尔逊不太顺从地系上安全带。

此时所有的发动机都在飞转，威尔逊的脑袋和机身一同颤抖起来。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目光盯着前面的座位。这架 DC-7 滑过停机坪，一阵轰鸣之后，将热乎乎的尾气排入黑夜。飞机在跑道边上停了下来。威尔逊透过舷窗朝机场大楼望去，闪闪发光的建筑状如猛兽。他想，不用等到中午，淋浴之后穿戴整齐的他将坐在办公室内，再谈一笔重要的生意，当然其结果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。人类真是在劫难逃——

发动机在飞机起飞前开始预热，威尔逊不停地喘息。已经很大的噪音变得震耳欲聋——声波撞击威尔逊的耳底，如同棒子在敲击。他张开大嘴，好像要排掉噪音。他的双眼发光，其状如同一个被折磨的人，他的双





手向后缩回，像两个紧张的爪子。他吓了一跳，两腿后缩，因为他感到有人碰了一下他的手臂。他将脑袋扭向一边，看见在门口与他相见的乘务员。她正站在那里朝他微笑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勉强听出对方的意思。

威尔逊紧闭双唇，朝对方摆了摆手，仿佛要把她推走。她的微笑绽放开来，之后转身走开。

飞机开始滑行。开始很慢，如同一个猛兽挣扎着要摆脱自身的重量。之后速度加快，将向后拖拽的摩擦力甩在身后。威尔逊转向窗户，看见黑黝黝的跑道不停地闪过，速度越来越快。在机翼的边上，襟翼下垂之后，外面传来一阵机械的嗡嗡声。接下来硕大的轮子轻轻离开地面，几乎没有人察觉，地面朝后闪过。下方的树木一闪而过，还有建筑物，汽车灯光宛如银镖朝后飞去。DC-7 慢慢向右转向，将自己送上霜花弥漫的星空。

最后飞机开始水平飞行，发动机好像都已停转，片刻的放松之后，他紧张的肌肉开始复原，这时才有了舒适的感觉。之后这感觉又消失了。威尔逊稳稳地坐在那里，盯着禁止抽烟的标志，等那几个字消失之后，他马上点燃一根香烟。他伸手到身前座椅后面的口袋里取出他的报纸。

如同在过去，这个世界和他的世界都在一个状态里。外交摩擦，地震和枪击，凶杀，强奸，飓风和碰撞，商业冲突，强盗横行。上帝在天堂里，世界太平无事，亚瑟·杰夫雷·威尔逊想。

15 分钟之后，他将报纸翻转过来。他的胃很难受。他朝两个洗手间旁边的标志扫了一眼。灯光说明两个洗手间都有人。他取出起飞后的第三根香烟，关上头顶的灯，然后向窗外望去。客舱内旅客已经将灯光熄灭，放下靠椅准备入睡。威尔逊看了一下手表，11:20。他打了个哈欠。如他所预见的，他登机前服用的安眠药一点作用都没有。

一个女人从洗手间里出来之后，他噌地站了起来，一把抓过皮包，顺着通道走去。

他的身体并没有配合。威尔逊站在那里感到很累，呻吟片刻之后，整了整他的衣服。他把手和脸洗完之后，从皮包内取出洗漱用具，在牙刷上

挤上一条牙膏。

刷牙时他的一只手靠在冷冷的隔板上，目光转向舷窗外。几英尺外就是浅灰色的推进器。威尔逊在想，如果推进器从飞机上掉下来，里面的螺旋桨如同三刃刀片朝他割下来，后果又将如何？

他的胃猛然下垂。威尔逊下意识地咽了一下，沾满牙膏沫的口水被他吸入喉咙。他被噎了一下，转身朝洗手盆里吐了一口，然后匆匆漱口，再将一口清水饮下。仁慈的上帝，他为什么不坐火车呢？那里有自己的车厢，轻轻松松地走入餐车，坐在安乐椅里，一边饮酒一边读杂志。但在这个世界里，这样的时间或运气都没有。

他刚要收拾洗漱用品，碰巧他的目光落在手提包内的防水布袋上。他犹豫片刻，然后将防水布袋放在洗手盆上，取出里面的口袋，在膝盖上将口袋打开。

他坐在那里盯着油光闪闪的手枪。这把枪他带在身上几乎有一年了。当初他带枪是为了身上的现金，防备强盗打劫，防备城里的少年恶棍。但他知道这些理由都不充分，唯独有一个理由是充分的，那个理由每天都在大脑中闪现。那将是何等的荣耀。此时此刻——

威尔逊闭上眼睛，赶紧咽了一口口水。他还能品尝到嘴里残留的牙膏，味蕾上隐隐约约还有一股薄荷味。他重重地坐在冷飕飕的盥洗室内，涂满油的手枪就在他的手上。后来他猛然战栗起来，抖个不停。上帝，放我出去！他的内心深处开始呼喊。

“让我走，让我走。”他的耳朵几乎听不出是自己在哀求。

威尔逊一下子坐了起来。双唇紧闭，他包好手枪，又插回口袋里，之后把文件夹压在上面，拉上提包的拉链。他起身推门出来，三步两步返回座位，坐下之后将手提包刚好放在原来的地方。他按下扶手上的按钮，将自己的身体朝后靠去。他是生意人，明天还有生意要做。问题竟是如此简单。身体要睡眠，他只能同意。

20 分钟之后，威尔逊将手慢慢伸过去按下按钮，和靠椅一同起来，此时他的脸戴上了无奈的面具。他想，为什么要作对呢？显然他无法入睡，





那就不睡。不过如此。

他刚把填字游戏做了一半，报纸就落在他的膝盖上。他的眼睛太疲劳。他坐起来活动双肩伸展后面的肌肉。然后呢？他想。他不想读报，他还无法入睡。他看了一下手表，离洛杉矶还有 7~8 个小时。如何打发时间？他朝舱内望去，前面的客舱里除一个旅客外，大家都已入睡。

一股无名火突然在他的胸中开始燃烧，他想喊，他想摔东西，他想打人。他紧咬牙齿，下颌骨都开始发疼。威尔逊用痉挛的手一下子推开窗帘，用凶狠的目光朝窗外望去。

窗外，他看见机翼上的灯忽明忽暗，白色的气体从发动机内向外排去。他想，他正在此地；离地面有 20000 英尺，被困在嚎叫的死亡之壳内，穿越极地的黑夜，指向——

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白光掠过机翼，威尔逊猛然抽搐，他噎了一下。外面有暴雨吗？一想到大雨和强风，飞机如同大海上的一片叶子，真不是滋味。威尔逊不喜欢坐飞机。过分的运动总使他不自在。或许他应该再吃几片药，免得出事。他的座位就挨着紧急舱门，这是自然的。他在想舱门意外打开又该如何是好；他自己被吸出飞机，一边坠落一边大叫。

威尔逊又是眨眼又是摇头。他靠近窗户朝外张望，脖子后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刺痛。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眯起眼睛，他真想发誓——

突然，他的胃狠狠地抽搐了一下，他感到目光正被吸引过去。机翼上有东西在爬行。

威尔逊突然感到胃里一阵恶心。仁慈的上帝，是不是起飞前有狗或猫爬上飞机，现在还想留在那里？想到这里他一阵恶心。这可怜的畜牲一定被吓得精神错乱。然而，光滑的表面上有强风吹过，那畜牲又怎么能找到抓靠的东西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没准那是一只飞禽，或者——

又是一道闪电，威尔逊看见那是个人。

他不能移动，被定在那里。他注视那个黑形从机翼上爬下。不可能。强烈震惊之后有声音在说话，但威尔逊听不见。他现在什么都意识不到，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几乎要将肌肉扯开的强烈心跳——还有外面那个人。

他好像身上被泼了凉水，一下子做出了反应；他的理智想要寻求解释，将解释视为避难所。是不是因为严重的粗心大意，一个机械师被忘在上面，生怕被大风刮下来，虽然强风已经将他的衣服吹走，虽然上面空气稀薄，接近零度。

威尔逊没有时间反驳。他浑身战抖，高喊：“乘务员！乘务员！”他的声音在客舱内显得空洞，而且有回音。他的手指在按钮上一连戳了好几下。

“乘务员！”

她顺着通道跑来，表情严峻。当她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之后，她停在那里，僵住了。

“外面有个人！有人！”威尔逊喊。

“什么？”她的面颊缩了回去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“快看，快看！”威尔逊的手还在颤抖。他一屁股坐回去，指着窗外。
“他在上面爬行——”

那几个字在嗓子里噎了一下，没说出来，机翼上空无一物。

威尔逊坐在那里抖个不停。他转身之前看见窗户上乘务员的影像，发现她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
最后，他转身面向乘务员。他看见她的红嘴唇一张一闭，好像要说话，但没说出来，不过是合拢双唇，咽了一下口水。一个勉强的笑容在她脸上一闪而过。

“抱歉。那一定是个——”威尔逊说。

他停了下来，仿佛这句话已经说完。通道那边有个小姑娘正用一双睡眼好奇地朝他张望。

乘务员清清嗓子。“我能为你拿点东西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一杯水。”威尔逊说。

乘务员转身离开。

威尔逊深深地吸进一口气，有意回避那个姑娘探寻的目光。他的感觉依然没变。这才是使他最为震惊的。图像，哭喊，用双拳猛击太阳穴，用手拽头发，都哪去了？





他赶紧闭上眼睛。他想那里确实有个人。所以他的感觉才没变。但那里又不可能有人。这他是知道的。

威尔逊坐在那里双目紧闭，心想要是杰奎琳坐在他旁边，不知她能做什么反应。她默不作声，被吓得说不出话来？或者她能以另一种更适合的方式做出反应，围着他转来转去，满脸微笑，说个不停，假装她没有看见？他的儿子们又要怎么想？威尔逊觉得他想哭，但又哭不出来。哦，上帝——

“先生，你的水。”

威尔逊猛然抖了一下，睁开双眼。

“你要不要毯子？”乘务员问。

“不要。”他摇摇头，“谢谢你。”心想自己竟然如此彬彬有礼。

“有事请按铃。”她说。

威尔逊点头。

他坐下来，手里拿着那杯没碰过的水，他听到身后乘务员和一个旅客在悄悄说话。威尔逊大为恼火。他马上伸手拽出提包，他生怕弄洒了杯中的水。他将拉链拉开，取出那盒安眠药，用水将两片药灌进胃里。他将空杯压扁，然后塞入座椅后面的口袋里，这一回他不想朝外张望，顺手将窗帘拉死。至此为止。一次幻觉还不能使人发疯。

威尔逊向右转身，想要与飞机的震动对抗。他必须忘记发生的事，这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他不能陷在里面。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发现自己的嘴角扭了两下，好像在笑。有上帝作证，谁也不能指责他那世俗的幻觉，至于幻觉，他处理得很好。一个没穿衣服的男人在 20000 尺的高空上从 DC-7 的机翼上爬下来——最高尚的疯子才能如此大胆妄为。

幽默感马上消失。威尔逊浑身发冷。那东西是如此清晰，如此生动。如果不存在的话，他的眼睛怎么能看得见？要是他想象中的东西，何以能如此清晰？他没有头昏眼花，没有目眩——而且那东西不是朦朦胧胧的，没有形状。那是个三维的东西，棱角分明，那个东西有些地方清晰可辨，他知道那是真的。那才叫人可怕。至少他不是在梦境里。他先是看见机

翼——

威尔逊又顺手拉开窗帘。

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因此死掉。他的整个胸膛和胃仿佛都在翻滚，将里边的东西顶在他的嗓子眼儿上，顶得他脑袋发胀，憋得他无法呼吸，双眼外凸。他的整个人都被囚禁在这膨胀的状态中，他坐在那里四肢瘫痪，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几乎要跳了出来。

几英寸之外，在窗玻璃的另一边，那个人正瞪着他。

那是一张极其丑陋的脸，不属于人类的脸。那东西皮肤肮脏，汗毛孔很大，而且粗糙；鼻子扁扁的，是退去颜色的肿块；两片嘴唇扭曲，龟裂开来，后面奇形怪状的大牙将嘴唇顶开；眼睛凹陷，而且很小——连眨都不眨一下。蓬松缠绕的毛发从耳朵和鼻子垂落下来，如同鸟羽，挡住了他的脸颊，构成毛茸茸的外形。

威尔逊死死地坐在椅子上，无法做出反应。时间停止，失去其意义。功能和分析亦不能存在。震惊之下所有的感觉都固化了。唯独心脏还在跳动——独自在黑暗中疯狂地跳动。威尔逊连眼睛都没眨。他屏住呼吸，用迟钝的目光与那个生灵空洞的目光对峙。

他突然闭上眼睛。那个形象消失之后，他的精神又重新挣脱出来。他想，东西不在了。他咬紧牙齿，用颤抖的鼻孔来呼吸。那东西不在了，那东西根本没在那里。

威尔逊的手指死死地抓在扶手上，他强打精神。他对自己说，外面没人。外面不可能有人缩在机翼上朝他张望。

他睁开双眼——

——缩在椅子上，倒吸一口气。不仅那个人还在那里，而且他还在笑。威尔逊用手指狠掐他的掌心，疼痛难忍才停下来，他不想让疼痛离去，因为他想确定他还在现实当中。

之后威尔逊慢慢地将他那颤抖的麻木的手臂伸向按钮，按下按钮之后乘务员必然赶到。他不想再犯相同的错误——大喊一声跳起来，把那个东西吓跑。他的手慢慢向外伸去，手臂上的肌肉兴奋得发抖，因为那家伙正





在注视他，那双小眼睛正跟着他的手臂移动。

他轻轻按下按钮，一次，两次。他想，快来呀！用你公正的眼睛见识一下我看到的東西——但要快来！

在客舱的后面，他听到帘子被人拉开，他的身子又猛然僵住了，外面那个人已经把他那半人半兽的脑袋转向那个方向。四肢乏力，威尔逊死死地盯着对方，他想，快来呀！看在上帝的份儿上，赶紧过来！

那家伙马上就要消失。他把目光又转向威尔逊，狰狞的笑容从他的嘴角上掠过。纵身一跳，他又不见了。

“先生，有事吗？”

片刻之内威尔逊都要被气疯了。他的目光从那个人站立的地方转向乘务员布满狐疑的脸，一连有好几次，之后才把目光转向乘务员，转向机翼，又转向乘务员，他无法呼吸，他的目光中充满失望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乘务员问。都是因为乘务员脸上的表情。威尔逊无法做出回应。她不可能相信他。他马上就明白了。

“我——我抱歉。”他张口结舌。他咽了几次口水，连喉咙都咔咔作响：“没事。我——道歉。”

显然乘务员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她要使身体保持平衡，一只手搭在威尔逊的椅背上，另一只手在她的裙子缝上摸来摸去。她的嘴唇刚刚张开，想要说话，又找不到要说的话。

“那好。”她终于张嘴，清了清嗓子，“如果你有要求的话。”

“好，好。谢谢你。我们是不是——要穿越风暴？”

乘务员笑了一下。“并不严重。”她说，“不必担心。”

威尔逊轻轻点头。乘务员转身离去，这时他才张大鼻孔喘出气来。他确信，她已经以为他精神不正常，但又不知如何是好，因为在她的职业训练中，还没人告诉她该如何应对那些自以为在机翼上看见小人的旅客。

想？

威尔逊猛然转头朝外望去。他注视黑色的机翼，排出的废气，闪烁的灯光。他确实看见那个人了——对此他敢发誓。如果他精神一点问题没

有，那他怎么能意识到周围的一切，还能想象这件事？如果思想不集中，他又怎能在不扭曲现实的前提下，清清楚楚地看见外面的东西，这符合逻辑吗？

不，根本不符合逻辑。猛然，威尔逊想到了战争，报纸上讲的那些故事，据说在天空中有生灵存在，专门伤害盟军执行任务的飞行员。他还记得，他们把这些生灵称为小鬼。难道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吗？他们真能待在上边，总也掉不下来，御风临敌，而且身体还有重量，不怕下面的引力？

还没等他想完，那人再次出现。

转眼之间机翼又空空如也。接下来那人又斜跳到机翼上。好像没有任何动向。他轻轻地跳下来，长满毛的胳膊向外伸出，仿佛要保持平衡。威尔逊紧张起来。是的，从神情来看他不傻。威尔逊要把他当成人吗？不知怎的，那家伙知道他成功诱使威尔逊白白喊来乘务员。威尔逊惊得抖了起来。他如何向其他人证明此人的存在呢？他将目光扫了一圈，希望能找到办法。过道对面那个女孩，如果他轻声将她唤醒，她能不能——

不行，还没等她看见，那个人又要跳走，大概是跳到机身上面，因为那里谁也看不见，连驾驶舱内的驾驶员也看不见他。威尔逊开始埋怨自己，因为他没带上沃尔特想要的那台照相机。仁慈的上帝，他想，要是拍下一张照片来……

威尔逊靠向窗户。那人在做什么？一道闪电将机翼上的黑暗赶走，威尔逊看见了，那人像个好奇的孩子，正蹲在机翼边上，将手伸向旋转的螺旋桨。威尔逊注视窗外，既害怕又被那人所吸引，因为那人的手离旋转的螺旋桨越来越近，之后又突然缩了回去，那人的嘴里发出一次无声的叫喊。他丢了一根手指！威尔逊想，一阵恶心。但那个人马上又再次向外伸手，根状的手指向外张开，仿佛是淘气的婴儿想要抓住旋转的扇叶。如果不是环境不对的话，这场面还相当有意思，说句公平话，此刻这个人很有喜剧效果——如同神话故事里的魔鬼再世，头发和身上的长毛被强风向后吹去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动的螺旋桨上。这怎么是疯狂呢？威尔逊冒出一个念头。这出恶作剧造成的恐惧对那个人又能说明什么？





在威尔逊的注视下，那人一次次伸出手去。之后又一次次将手指抽回来，有时他要把手指放进嘴里，仿佛要使手指冷却下来。而且他还不时回头朝威尔逊张望，生怕身后没人。威尔逊想，他知道。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游戏。如果我能让其他人看见他，那他等于输了。如果我是唯一的目击者，那他等于赢了。此刻那微不足道的乐趣已经消失。威尔逊咬紧牙关。驾驶员怎么能看不见呢！

此刻那个人对螺旋桨不再感兴趣，他转身骑在发动机上，好像一个人在骑木马。威尔逊盯着他，他的后背猛然抖了一下。那小人正在揭发动机上的金属片，他想把指甲伸进去。

威尔逊连想都没想，马上把手伸向按钮，呼叫乘务员。他听见她从后面的客舱走出来，这时他闪过一个念头，他到底战胜了外面那个人。因为后者的注意力好像都在金属板上。然而，等到最后一刻，乘务员刚要过来，那人扫了一眼威尔逊，动作就像个牵线木偶被拽出舞台，一下子跳入空中。

“有事吗？”她望着他，充满理解。

“你能不能——坐下？”他问。

她不知如何是好：“我——”

“请。”

她轻轻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。

“威尔逊先生，怎么回事？”她问。

他强打精神。

“那个人还在外面。”他说。

乘务员睁大眼睛看着他。

“我之所以告诉你，”威尔逊想赶紧把话说完，“原因是他正在破坏外面的发动机。”

她马上把目光转向窗外。

“不，不，不要看。”他对她说，“他现在不在上面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：“你一过来他就跳走。”